

从“预期”理论看汉语仅差格式^①

千 薇¹ 陈振宇²

(¹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620; ²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提出企望说和常规说应该结合在一起作为判断汉语仅差格式限制条件的语用原则, 这一原则可以进一步整理为预期说。汉语仅差格式是针对说话者自反预期的, 这里的“预期”包括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和认识预期等多个情态维度。汉语仅差格式具有不同的种类: 肯定式、Na 式和 Nn 式, 其中每个都可以分为两个次类, 每个次类都有自己的焦点结构, 从而具有不同的反预期类型。

[关键词]汉语仅差格式; 自反预期; 预期的情态维度; 焦点结构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 (2023) 02-0013-12

零、引言

汉语仅差格式可以分别写作肯定式“差点+VP”(VP 必须是肯定形式, 下同)和否定式“差点+否定词+VP”。朱德熙(1959)首次提出否定式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我们采纳周一民(2003)的术语: a. Na 式, 强调句子最终得到肯定性的意义; b. Nn 式, 强调句子最终得到否定性的意义。

鲁承发、陈振宇(2020)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以往对这一格式的研究成果, 提出需要找到合适的语用条件以区分是 Na 式还是 Nn 式。针对这一点, 研究者有很多论述, 主要有“企望说”和“常规说”两大解释。

除此以外, 还有肯定式是否成立的问题。例如^②:

①a.#差点儿买得起——差点儿买不起

b.#差点儿按时吃药——差点儿没按时吃药

c.#差点儿来得及——差点儿来不及 (“差点儿没来得及”可以说, 而且是正常格式, 因为“没来得及”表示结果)

?差点儿赶上末班车——差点儿赶不上末班车

d.#差点儿到站下车了——差点儿到站没下车。

#差点儿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差点儿没写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能够构造一个合适的语境, 上述句子也可以是合法的, 比如: “如果你不叫住我, 我差点儿到站下车了” “你不叫我的话, 我差点儿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和 “我差点儿(错误地)到站下车了”。

^① [基金项目]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言语行为的逻辑——汉语语义和语用接口研究》(项目编号: 19FYYB032) 的成果之一。

^② 下例转引自沈家煊(1987、1999)、李小玲(1986)和董为光(2001)。

早期研究者主要讨论否定式的问题,比渡边丽玲(1994)指出仅差格式的结果在说话者的心目中必须是一个比较不一般的、非寻常的事件。这样可以使得整个句式带有意外的语气,如一般不说“#我今天差一点赶上了火车”,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赶上火车。董为光(2001)提出“偶发事件”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非常规)。杨晓宇(2011)认为“‘差一点’所修饰的事件须对说话者具有意外感,这一‘意外感’是由于事件的结果严重偏离了说话者的预期造成的”。翟汛、鲁承发(2013)、鲁承发(2014b)和鲁承发(2018)也是统一解释的代表,不过他们用的是“事态的可能性等级”这一概念。

杨子(2017)、鲁承发(2014a、2018)和范晓蕾(2018、2019)等明确提出汉语仅差格式表达“反预期”。干薇、陈振宇(2022)将意愿说和常规说融合在一起,认为可以在反预期的基础上统一解释肯定式的适用性和两种否定式的区分问题。由于研究者对“预期”系统的理解存在差异,我们认为在相关论述上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本文将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企望说和常规说的结合;(2)“反预期”解释的引入;(3)“预期说”中需要纠正的重要问题,这是全文的重点。

一、企望说和常规说的结合

朱德熙(1959、1980)提出“企望说”,此后毛修敬(1985)的“色彩说”、石毓智(1993)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渡边丽玲(1994)的“意图性”、侯国金(2008)的“合意”和袁毓林(2013)的“乐观假设”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改进。

1.1 “企望说”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有学者提出企望说的缺陷,因为总能找到一些例外。鲁承发(2014a)、史佩信(2018)等总结了这些意见,我们整理后认为以下两点最为重要。

1.1.1 中性的VP很难用企望说来解释

是否是企望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如下面例②,都是冗余的否定Nn式:

②a.群众拍手称快,高兴感激的百姓差点没把派出所门槛踩破。

b.我愣了三秒钟,差点没笑出来:此君将普通话当成北京的方言,认为北京以外的人都不会讲了。

(转引自赵万勋 2006)

赵万勋(2006)认为“派出所为群众做了好事,群众很感激派出所。实际上,这个语句只是表达了百姓们的一种感激的心情,之所以表示否定的意义是因为踩破派出所的门槛是百姓不希望的,用企望说来解释未免有点太牵强附会”。程饶枝(2007)提出:“按常理‘笑出来’是件好事,而在例②b中,如果真的‘笑出来’可能就失礼了,场合不对,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这说明具体场景和上下文将改变企望的方向。

1.1.2 积极与消极的不对称性

不企望(消极)VP在“差一点没VP”中得到反常意义,这在语料中非常强势。史佩信(2018)用了一个“反例”:某个原先瘫痪的病人以顽强的意志练习走路,每天都要摔好几跤。有一天我们听到这样一句话:“今天他好多了,差点儿没摔跤。(摔了)”这是指他今天摔跤了,但是差一点就达到“不摔跤”的水平了,如只是摔了一跤两跤的。这里“摔跤”是事件主体和说话者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按照消极性原则,应该是Nn式才是,但在这一例中却是Na式。改成“今天他好多了,差点儿就不/没摔跤了”则显得更为通顺。该例句正是

干薇、陈振宇(2022)所说的“颠倒事件”(事态是从“摔跤”向“不摔跤”发展)。

企望(积极)VP 比较容易找到“反例”,即企望(积极)VP 是 Nn 式(中性时得到 Nn 式的情况也不少)。例如:

③小王平时成绩不怎样,不料这次高考发挥超常,差点儿没考上北大。(自拟)(没考上北大,但成绩已经相当好)

这句虽然是“差点儿没+VP”,但是表示的却是赞赏,前面的话表示的也是积极评价,这与常见的 Nn 式表示“遗憾、庆幸”不一样。鲁承发(2014a)也列出了一个例子,其中 a 是正常解读, b 则是反常解读。例如:

④a.对着空门,球竟差一点没踢进去!(进了)

b.守门员后场一脚长传,球差一点没踢进对方的大门。(没进)

总之,大量的语料证实,当 VP 为企望(积极)的事态时,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以寻找其他制约的条件。

1.2 “常规说”存在的问题

“常规”指的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对于某类事物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发生的概率或频次大小的主观认识。在文献中,常规性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可能性、偶然性、偶发、反常、非同寻常”等等,它们都可以统归到“认识情态”之中,即说话者对事物会不会发生或发生概率大小的认识。

Biq(1989)提出“语境反常(contextual anomaly)”说,而程饶枝(2007)的描写则指出了两个重要事实: a. VP 带有表示程度极大的成分时,“差点没”是 Nn 式,如“差点没乐晕/乐死/乐坏/乐蒙/乐抽了/乐疯了/乐傻了/乐桌子底下去了”等,极大的程度正是典型的非常规事件; b. VP 为不可能真正发生的事件时,“差点没”是 Nn 式,如“差点天没塌下来/把头伸进屏幕”等,不可能发生的事正是极端的非常规事件(概率接近或等于 0 的事件),史佩信(2018)称之为“有标记事态”。

根据学者们论述的语料,“常规说”存在的问题和“企望说”存在的问题有相似之处。

1.2.1 概率不明确的事件

鲁承发(2018)称为“不可预期事件”,这是史佩信(2018)没有考虑到的情况。鲁文认为它就是正常格式,如某次买书买不买得到是无法预期的,因此“我差一点买到了那本书”表示“就是没买到”,而“我差一点没买到那本书”则是“买到了”。

对一个不了解的人,我们并不清楚他能不能考上大学。例如:

⑤a.他差点儿没考上(考上了——Na 式)(自拟,下同)

b.他差点儿没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考上了——Na 式;没考上——Nn 式,如差一分就考上了,就差这一分)

他差点儿没名落孙山(考上了——Nn 式)

例⑤既有正常格式,也有反常格式。这说明常规性不明确时会让人难以判断,这时,反倒需要按照企望说来解释:考上是企望的,名落深山是不企望的。再如:

⑥狐狸差点儿没落入陷阱。(转引自鲁承发、陈振宇 2020)

对于狐狸来说,“落入陷阱”是不合常规的,但如果说话者在一旁设下埋伏,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猎物几乎都会落入陷阱,于是“没落入陷阱”是不合常规的。当我

们听到“狐狸差点儿没落入陷阱”时，首选的是 Nn 式，即“没落入”，这是词汇的消极意义在产生作用。又如：

⑦我差点儿没拣到这个便宜。（拣到了）

我差点儿没拣了一个便宜。（没拣到）（转引自董为光 2001）

因为“拣了一个便宜”是偶然性的，是非常规小概率事件；而“拣到这个便宜”则是有目的的，是合乎主体意愿预期的。实际上，常规说的学者大多发现，常规说很有作用，但有时仍然不能忽视企望说的影响。

1.2.2 常规和非常规的不对称性

对“差点儿没 VP”来说，非常规的 VP 会导致 Nn 格式，这几乎没有反例。常规事件不仅能够获得 Na 式的解读，如“他每天都去赶火车，但今天差点儿没赶上（赶上了）”；也可以获得 Nn 式的解读，如“这段时间气候反常，班上大部分的人都患了感冒”，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景下人染上感冒是大概率的，但是“班上几乎人人都中招了，我也差点儿没得了感冒”还是应该解读为“我接近得感冒，但没得”。

干薇、陈振宇（2022）通过考察，提出了将“企望说”与“常规说”结合在一起的规则：“在非颠倒事件的情况下，汉语仅差否定格式如果同时满足合乎主体/社会意愿以及事件是正常或可能这两个条件时，就一定是 Na 式；反之，只要不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或者与主体/社会的意愿相反，或者不正常和不可能，就一定是 Nn 式”。具体见下表 1：

表 1 企望说和常规说结合的规则

	企望或中性	不企望
常规	Na 式	Nn 式
非常规	Nn 式	Nn 式

基于这样的原则，干薇、陈振宇（2022）对以往一些有争议的例句进行了解释。不过这一解释还不够普遍和精细，没有包括一些特殊的类型，因此需要引入能够将上述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的“预期”范畴。

二、“预期说”的引入

“预期说”是从“意外说”发展出来的，而“非常规、意外、反预期”几个术语往往都在文献中出现过并相互诠释。杨子（2017）明确提出“反预期”的制约作用，他的“预期”是指事件意外程度的高低（对说话者而言），包括事件的可能性、常态性等，更偏向常规性的解释。如：“我差点儿没买跟你一样的裙子”，认为两人买到一样的裙子是巧合，这种低概率事件预期值自然也低，故往往为 Nn 解，指没买；但在特定语境下，如交际双方因演出需要必须穿一样的裙子，也就是“穿一样的裙子”成为预期发生的事件，则该句会生成 Na 解，这时指的是买了。鲁承发（2018）的“预期”是指选择“高可能事态”，排斥“低可能事态”，他还谈到“社会规范”的问题，如“没按时上班”不符合社会规范，可以把它归入反预期，因为规范是与道义相关的。

范晓蕾（2018）提出“预期说”的体系，认为“差一点没 VP”的语义诠释取决于事件 VP 的“语境预期”（contextual expectation），语境预期指的是在特定语境里说话双方预先持有的信息，是对“事件实现的可能性或合理性”的预期状况。可能性就是常规性，合理性

就是道义或企望。

陈振宇、王梦颖(2021)指出:“语篇中单一的预期性表达包括四个部分:条件、预期、当前信息和预期性。”而仅差格式正是用于当前信息句上,并表示当前信息与预期不符,是反预期标记,不过几种仅差格式的预期模式不一样。

在一般的肯定式中,当前信息就是“差点+VP”,表达的是“VP”与预期不符。例如:

⑧差点儿摔了一跤!(自拟)

条件 一般情况

预期 P (M|O) 1 不希望摔跤 ——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 (M) 差点儿摔了一跤(突显接近于摔跤的危险事态)。

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

在 Na 式中,当前信息就是“差点+否定词+VP”,表达的是“否定词+VP”与预期不符。例如:

⑨差点儿没赶上火车!(自拟)

条件 一般情况

预期 P (M|O) 1 希望赶上火车 ——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 (M) 差点儿没赶上(突显接近于“没赶上”的事态)。

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

在一般的 Nn 式中,因为否定词是冗余的,所以当前信息就是“差点+VP”,表达的是“VP”与预期不符。例如:

⑩差点儿没摔着!(自拟)

条件 在生活中

预期 P (M|O) 1 不希望摔着 ——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 (M) 差点儿摔着。

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

范晓蕾(2019)提出“显性地断言肯定义‘接近 E’,E 是反预期事态”。上面三种情况都可以用这一说法来解释。而以下三点则是前贤们没有谈到或者没有着力阐释过的问题,我们将一一论述:

- (1) 仅差格式是否都用于表达反预期?是说话者的预期(自预期)还是常理预期?
- (2) 预期的情态种类有多少?
- (3) 汉语仅差格式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的焦点结构是否对预期有影响?

三、仅差格式是针对说话者的自反预期

范晓蕾(2019)指出:“‘差一点 VP’允许语境预期的缺失,它的 E 可以无关任何规范、惯常或事实,只是纯粹的新信息,指无预期(non-expectation)事态。无预期事态与反预期事态是相通的,无预期事态完全不在谈话预期中,是始料未及的信息,也会令听话者意外,‘差一点 VP’前可添加“竟然、甚至”等反预期副词。”。例如:

⑪a.那个夏天我(甚至)还差一点谈情说爱,我遇到了一位赏心悦目的女孩。(转引自范晓蕾 2019)

b.大家高兴得把帽子扔得高高的,我也扔了,掉下来(竟然)差一点飘到别人的手里去。

陈振宇、王梦颖(2021)认为:“以普遍状态作为条件的预期是‘类指预期’(kind-denoting expectation)。类指条件是社会中的‘一般情况’,具有非特定性,故是无定的,且具有通指性(generic),也是隐性的(普遍的、通指性的规律),不在语篇中出现”。

范晓蕾(2019)提出的“无预期”实际是有预期的,也就是类指预期。一般情况下,人在非特定的时间地点开始谈恋爱相对来说是较小概率的事件,可以用“甚至”修饰;一个东西被向上扔下来落到别人手上的概率也是很小的,可以用“竟然”来说,如我们不能说“掉下来竟然掉到地上”。上述两种事态是对普遍事物的知识,具有通指性,也是隐藏在语境中的。当事态发生或接近发生时,才会“唤起”说话者的潜意识,“自动”被归为“非常规”事态。

许多仅差格式的例句是个体预期,具有以下性质:条件O关涉的是某一特定认识主体在某一特定场景中特定的知识状态,换一个变量(主体、场景等),预期 $P(M|O)$ 的值完全不同,所以它是“有定”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条件不能替换,因此它和预期 $P(M|O)$ 值有着很强的因果关联。条件O如此重要,一般在语篇或语境中就需要用语句进行显性表达,从而得到明确的解释。

汉语仅差格式都是表示反预期信息的,有的是个别预期,有的是类指预期。按照陈振宇、王梦颖(2021),它们分别对应着说话者预期、(行为)主体预期和常理预期:从说话者来说,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与当下说话者的心境和立场有关;从主体来讲,是主体希望达到的结果、目的或经历还是表示偏离主体的希望,这与主体在上下文语境中的立场有关;从常理上讲,是语词自身的词典意义还是社会规约意义(包括法律、习俗、伦理等做出的规约),即是褒义语词还是贬义语词,这与语言系统长期形成的规约性意义有关。我们认为应该而且只应该从说话者的预期来解释,而不是常理或语词的意义。而当行为主体预期与说话者预期不一样时,也应该按照说话者的预期进行解读。例如:

⑫你姐姐这人犟得很——那一年她差点没下乡去了!(自拟)

条件O1 号召下乡 条件O2 (我妈认为)下乡不好

预期 $P(M|O)$ 1 (所以)我姐(响应号召)希望下乡——意愿情态

预期 $P(M|O)$ 2 (所以)我妈不想让我姐下乡——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M)$ 我姐差点下乡去(如此接近下乡,但没有去)。

预期性1: (对行为主体我姐来说)反预期信息 希望而没有实现

预期性2: (对说话者我妈来说)反预期信息 不希望的事却几乎实现

例⑫是“我妈”讲述当年的事情,说话者是“我妈”。当时号召青年上山下乡,“我妈”不希望“我姐”去,但“我姐”积极主动要求去,最后在“我妈”的强力干预下,没有去成。“我姐”的预期只是背景,“我妈”的预期和情感才是句子表达的重点,即上面的预期2和反预期2,整个句子是表达“非常接近一个反预期的事(下乡去)”,因此说话者(我妈)的预期才是影响句子的因素,对于汉语仅差格式,也即说话者的自反预期。

陈振宇、杜克华(2015)认为,自反预期是说话者认为事实与自己对事物的预先知识或设想(我们通常说“预期”就是指自预期)不符或相反,这也是“意外”(mirativity)的基础。陈振宇(2017)认为:“自反预期是更为优势的、更容易在默认时获得的,因为说话者总是对自我的感受更为敏感”。

四、预期的情态维度

上述“预期说”只提到两个维度：“道义”和“常规/概率/常态”。“企望说”中的“企望”是指说话者的意愿或祈愿，即说话者所希望的事（意愿），而意愿与道义是有区别的。

袁毓林（2013）指出，“差点儿没有”是一种表示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的格式，其表达方式与表达内容受到汉语使用者社团（即中国大部分人口）及其文化中一般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涉及到公众对于事件或行为的好与坏、是否应该期望等的评价。并且，由于道义是一种公共的社会约束和惯例性的文化约束，因而通常可以超越说话者特定的好恶，压倒说话者个人的企望。例如：

⑬你在朝鲜战场是个怕死鬼！我差点儿没有枪毙你！

这是说话者（彭德怀）对所斥责对象（你）说的话，“枪毙你”是消极性词语，所以用于反常格式，表示没枪毙。袁毓林（2013）认为：“即使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说话者也无法顺从自己的情绪倾向，强行扭曲他的期望与词语的积极/消极之间自然的组配关系”。

陈振宇、王梦颖（2021）认为：“预期本身应该加上与情态（modality）有关的语词。”因此，预期可以根据情态类型分为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和认识预期等。

汉语仅差格式的“反预期”正是包括所有的这些类型。先看肯定式。例如：

⑭我差点儿掉进陷阱里了！（不希望掉进陷阱——意愿情态预期）（自拟）

一个老手却差点儿落网！（老手的能力能够轻松逃脱——能力情态预期）

上课差点儿迟到！（不应该迟到——道义情态预期）

差点儿笑死！（人不会笑死/笑死是极小概率的事件——认识情态预期）

Na式也是如此。例如：

⑮差点儿没见到你！（希望见到你——意愿情态预期）（自拟）

差点儿没考及格！（某人的能力完全能够考及格——能力情态预期）

差点儿没及时缴纳罚款！（应该及时缴纳罚款——道义情态预期）

饮料差点儿没出来！（贩卖机付款后通常就会将饮料吐出——认识情态预期）

Nn式也是如此。例如：

⑯警察把在场的人都抓了，我也差点儿没进去！（我不希望被抓进去——意愿情态预期）

差点儿没考了一百分！（某人的能力根本考不到一百分——能力情态预期）

差点儿没笑出来！（这一场景中不应该发笑——道义情态预期）

差点儿没把门槛踩破！（在生活中把门槛踩破的事很罕见——认识情态预期）

实际上，“企望说”的例子包括两种：违反意愿预期的情况和违反道义预期的情况；“常规说”主要讨论的是违反认识预期的情况。而违反能力预期的情况仅在个别文献的例子中提到过，如出现在常规说或意外说的讨论中。

五、汉语仅差格式的不同类型及其焦点结构

已有的“预期说”对汉语仅差格式的不同类型关注不够。无论是肯定式还是否定式，都有特殊的类型，它们与一般格式的预期结构是不同的，需要一一进行讨论。

5.1 两种肯定结构

仅差格式的预期与句子的情感焦点有关，分为“宽焦点”和“窄焦点”两种，这是因为

“差点+XP”有两个意义：**【意义一】**没有达到 XP；**【意义二】**一度极为接近 XP。

窄焦点：凸显**【意义二】**，以 VP（一度极为接近 VP）为情感焦点，这是最常见的肯定式，可以称为“肯定 1”。例如：

- ⑪（庆幸）我差点（就）摔倒（了）！（自拟）
条件 一般情况
预期 P (M|O) 1 我不希望摔倒 ——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 (M) （因为某个原因）我差点（就）摔倒（了）（如此接近摔倒）。
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

宽焦点：凸显**【意义一】**，以整个“差点+XP”表达的命题，也即是~XP（没有达到 XP）为意外或反预期的情感焦点。这不常见，但不是没有，可以称为“肯定 2”。例如：

- ⑫[懊悔]唉！我差点（就）考及格（了）！（自拟）
条件 一般情况
预期 P (M|O) 1 我希望考及格 ——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 (M) （因为某个原因）我差点（就）考及格（了）（没考及格）。
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

“我”的预期是希望考及格，但实际上是在凸显“没考及格”。由于没有达到 XP，说话者的情感焦点聚集在对预期目标未实现的“后悔”方面，没有达到 XP 也就是真实预期与目标预期相背或相反。之所以是“宽焦点”，是因为当前信息凸显的是“差点考及格”全体。

由于焦点范围太大会带来句法方面的问题，所以实际使用频率大小是：肯定 1>肯定 2。从宽焦点和窄焦点的辖域范围来看，由于各自凸显的意义不尽相同，也使两类不同的焦点承担了不同的情感表达目的，即“庆幸/后怕”与“遗憾/懊悔”。

表 2 肯定 1 式和肯定 2 式的语用和韵律区别

		肯定 1 式	肯定 2 式
例句		他被什么绊了一下，差点儿摔上一跤！（他不小心差点儿就摔下去了，但总算没摔跤）	他紧赶慢赶，结果还是差点儿赶上火车！（他努力去赶火车，但差了一点，结果没赶上）
语用	积极消极	当有情感倾向时，VP 以消极意义为主，偶见积极意义的（他这次超常发挥，差点考了一百分）	当有情感倾向时，VP 为积极意义，因此“差点 VP”为消极意义
	常规性	当有非常规意义时，VP 为非常规意义	
	语用效力	接近 VP（VP 消极性——后怕） 接近 VP（VP 积极性——赞赏） 没有达到或实现（VP 消极性——侥幸）	~VP（遗憾）
	预期性	VP 为反预期事件	“差点 VP”或“~VP”为反预期事件
韵律	如果有停顿， 停顿插入	可在“差点”后	“差点+VP”后，“差点”和 VP 之间一般不停顿

虽然都是“反预期”起着决定作用，但我们根据两种肯定式分别给出语用推理的规律：
(1) 在预期的各个情态维度（如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等）中，

如果 VP 能找到一个违反预期的情况，就可以用于“差点+VP”的肯定 1 式；如果找不到一个维度与预期不符的情况，则不能用于肯定 1 式。

(2) 在预期的各个情态维度中（如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等），如果“~VP”能找到一个违反预期的情况，就可以用于“差点+VP”的肯定 2 式；如果找不到一个维度与预期不符的情况，则不能用于肯定 2 式。

5.2 两种否定 Na 式

干薇、陈振宇（2022）提出，一般的 Na1 式，事件都是从“没/不 VP”向 VP 发展，如“差点没赶上车”，一个人赶车，先是没有上车状态，到一定时候才赶上车；但是，存在一种特殊的 Na2 式，其发展方向却是从 VP 向“没/不 VP”发展，我们称之为“颠倒事件”，如“去年差点不上班了”，先是上班，后来再发展为不上班。焦点意义可以在【意义二】，表示后悔懊恼；也可以在【意义一】，表示赞赏。

Na1 和 Na2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都必须将“没（有）VP”看作一个整体，“没（有）VP”本身必须成立；条件许可时都可插入“就”，如“差点就没赶上火车”。但由于颠倒事件往往需要更多的背景信息与心理想象，所以从来都不是汉语仅差格式的主流，实际使用频率大小是：Na1>Na2。两个格式的表现也有较大的区别：

表 3 两种否定 Na 式的句法和语用区别

		Na1 式	Na2 式
例句		他慢腾腾地走，差点儿没赶上火车！（他去赶火车，但迟到了一点，差点没赶上，好在总算赶上了）	——这包饼干不能吃了，保质期正好到昨天。 ——哎，就多了一天，差一点没过期哎！（过期了）
句法	插入“能”	条件许可时可插入到 VP 前 差点儿没能赶上火车	不能插入
语用	积极/消极	当有情感倾向时，“~VP”以消极意义为主	当有情感倾向时，“~VP”以积极意义为主
	常规性	当有非常规意义时，“~VP”为非常规意义	“~VP”为非常规意义
	语用效力	接近“~VP”（“~VP”消极性——后怕） 接近“~VP”（“~VP”积极性——赞赏） ^① 没有达到或实现（VP 消极性——侥幸）	接近“~VP”（“~VP”积极性——赞赏） 没有达到或实现（“~VP”积极性——遗憾）
	预期性	“~VP”为反预期事件	“~VP”为反预期事件

两种 Na 式虽有不同，但是在焦点性上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其语用推理的规律大同小异：

(1) 在预期的各个情态维度（如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等）中，如果“否定词+VP”（~VP）能找到一个违反预期的情况，就可以用于“差点+否定词+VP”的 Na 式；如果找不到一个维度与预期不符的情况，则不能用于 Na 式。

(2) Na1 式和 Na2 式有事件发展方向性差异，可根据积极或消极的倾向判断。

^① 例如“他高兴地差点没站稳/站不稳/合不拢嘴”。

5.3 两种否定 Nn 式

沈家煊（1999）提到一种推演意义追加的冗余否定格式，始终表示“没全”。例如：

⑨黑桃差点儿全了，（但）没全。→黑桃差点儿，没全。→黑桃差点儿没全

第一句是补充追加说明，后面的“没全”是说明“差一点全了”，仅用于“没 VP”表示消极意义时，说话者认为有强调事情没有发生的必要，从第一句到第二句是省略。如果按照沈家煊（2006）的观点，从第二句到第三句是截搭，即将前后两个独立的小句说快一些形成一个小句，虽然意义不变，但其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仅仅是其中一种子类的来源，我们把一般的 Nn 式称为 Nn1 式，把理解为“黑桃差点儿，没全”类的截搭式称为 Nn2。总的来说，Nn1 式需要很多限制条件，Nn2 式则自由得多。从下表可以看见，二者的确差异很大：

表 4 两种否定 Nn 式的句法、语用和韵律差别

		Nn1 式	Nn2 式
例句		他被什么绊了一下，差点儿没摔上一跤！（他不小心差点儿就摔下去了，但总算没摔跤）	他紧赶慢赶，可惜还是差点儿没赶上火车！（他努力去赶火车，但差了一点，结果没赶上）
句法	“没（有）”的句法归向	“差（一）点（儿）没（有）”是一个整体	“没（有）VP”是一个整体
	插入“能”	不能插入	条件许可时可插入到 VP 前 差点儿没能赶上火车
	谓语的句法独立性	“没（有）VP”本身不必成立，如“差点儿没见了上帝”中，“没见了上帝”中“没、了”共现，本身不能成立	“没（有）VP”本身必须成立
语用	感叹性	强烈的情绪情感	不一定有强烈的情绪情感
	积极消极	当有情感倾向时，VP 以消极意义为主，积极意义也有	当有情感倾向时，VP 为积极意义，因此“~VP”为消极意义
	常规性	当有非常规意义时，VP 为非常规意义	
	语用效力	接近 VP（VP 消极性——后怕） 接近 VP（VP 积极性——赞赏） 没有达到或实现（VP 消极性——侥幸）	~VP（遗憾）
	预期性	VP 为反预期事件	“~VP”为反预期事件
韵律	如果有停顿， 停顿插入	“没（有）”后	“差点儿”后，将其断开后应该恢复原样

虽然也都是“反预期”在起作用，但同样需要根据两种 Nn 式分别给出语用推理规律：

（1）在预期的各个情态维度（如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等）中，如果 VP 能找到一个违反预期的情况，就可以用于“差点+否定词+VP”的 Nn1 式；如果找不到一个维度与预期不符的情况，则不能用于 Nn1 式。

（2）在预期的各个情态维度（如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等）中，

如果“否定词+VP”能找到一个违反预期的情况,就可以用于“差点+否定词+VP”的 Nn2 式;如果找不到一个维度与预期不符的情况,则不能用于 Nn2 式。

值得注意的是,VP 和~VP 的预期性应该相反,即一个符合预期而另一个不符合预期,反之亦然。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理路径:

表 5 “差点”的两种 Nn 式的语用推理规律

	差点+VP	差点+否定词+VP
VP 是反预期信息	肯定 1 式	Nn1 式
~VP 是反预期信息	肯定 2 式	Na 式/Nn2 式

六、结语

文章以汉语仅差格式为载体,将前贤们提出的“企望说”和“常规说”统一起来,用“预期说”来说明肯定式、Na 式和 Nn 式的限制条件。文章首先对已有的两种阐释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辨析,然后对已有的“预期说”进行了介绍,说明仅差格式是反预期标记。文章的重点是指出了已有的“预期说”存在的一些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包括:汉语仅差格式都是“反预期”表达式,仅差格式是针对说话者的自反预期,包括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和认识预期的情感维度。几种仅差格式的预期模式不一样,需要对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文章根据汉语仅差格式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的焦点结构对预期的影响,推论出了不同的语用规律,即能否用于不同类别仅差格式的规律。

参考文献:

- [1]陈振宇.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陈振宇, 杜克华. 意外范畴: 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J]. 当代修辞学,2015,(5).
- [3]陈振宇, 王梦颖.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5).
- [4]程饶枝. “差点没”和“差点”语义同指考察[D].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5]董为光. 语言认知心理对“差点儿 DJ”结构的影响[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3).
- [6]渡边丽玲. “差一点”句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
- [7]范晓蕾. 再说“差一点”[J]. 中国语文,2018,(2).
- [8]范晓蕾. “差一点”的语义特征及其句法后果——兼谈否定、反预期、时体的关联[J]. 当代语言学,2019,(2).
- [9]干薇, 陈振宇. 再论“险些、差(一)点”等仅差语的否定式[A].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九辑)[C].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
- [10]侯国金. 冗余否定的语用条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5).
- [11]李小玲. 北京话里的“差点儿”句式[J]. 汉语学习,1986,(1).
- [12]鲁承发. “差一点”句式研究述评[J]. 理论月刊,2014,(3).
- [13]鲁承发. “差一点”句式研究及其方法论探讨[D].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 [14]鲁承发. “差一点(没) VP”句式中的交际博弈及其句法效应[J]. 语言研究,2018,(2).
- [15]鲁承发, 陈振宇. 透视与展望: “差一点没 VP”句式研究 60 年[A]. 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C].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 [16]毛修敬. 汉语里的对立格式[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2).
- [17]沈家煊. “差不多”和“差点儿”[J]. 中国语文,1987,(6).
- [18]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 [19]沈家煊. “糅合”和“截搭”[J]. 世界汉语教学,2006,(4).
- [20]石毓智. 对“差点儿”类羡余否定句的分化[J]. 汉语学习,1993,(1).
- [21]史佩信. 谈“差点儿(没)VP”句式的缺位问题[A]纪念罗君惕先生语言文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史佩信主编)[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 [22]杨晓宇. “差一点”句式能否成立的解释[J]. 宁夏大学学报,2011,(1).
- [23]袁毓林. “差点儿”中的隐性否定及其语法效应[J]. 语言研究,2013,(2).
- [24]翟 汛, 鲁承发. “差一点没P”结构的语义取值策略[J]. 长江学术,2013,(3).
- [25]赵万勋. 论“差点儿没VP”的歧义分化[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6).
- [26]周一民. 北京话里的“差点儿没VP”句式[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6).
- [27]朱德熙. 说“差一点”[J]. 中国语文,1959,(9).
- [28]朱德熙. 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J]. 中国语文,1980,(2).
- [29]Biq, Y. O. Metalinguistic Negation in Mandarin[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9,(1).

A Study on Chinese Avertive Form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ctation” Theory

GAN Wei¹ & CHEN Zhen-yu²

(¹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620; ²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Expectant Theory and Conventional Theory should be combined together as a pragmatic principle to judge the limitation conditions of Chinese avertive format. This principle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expectation theory. Chinese avertive format is intended for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 The “expectation” here includes many modal dimensions, such as optative expectation, capable expectation, deontic expectation and epistemic expecta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in Chinese avertive format: affirmative, Na and Nn. Each of the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ubclasses, which have its own focus structure, thus hav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er-expectation.

Key words: Chinese avertive format; self-counter-expectation; modality dimension; focus structures